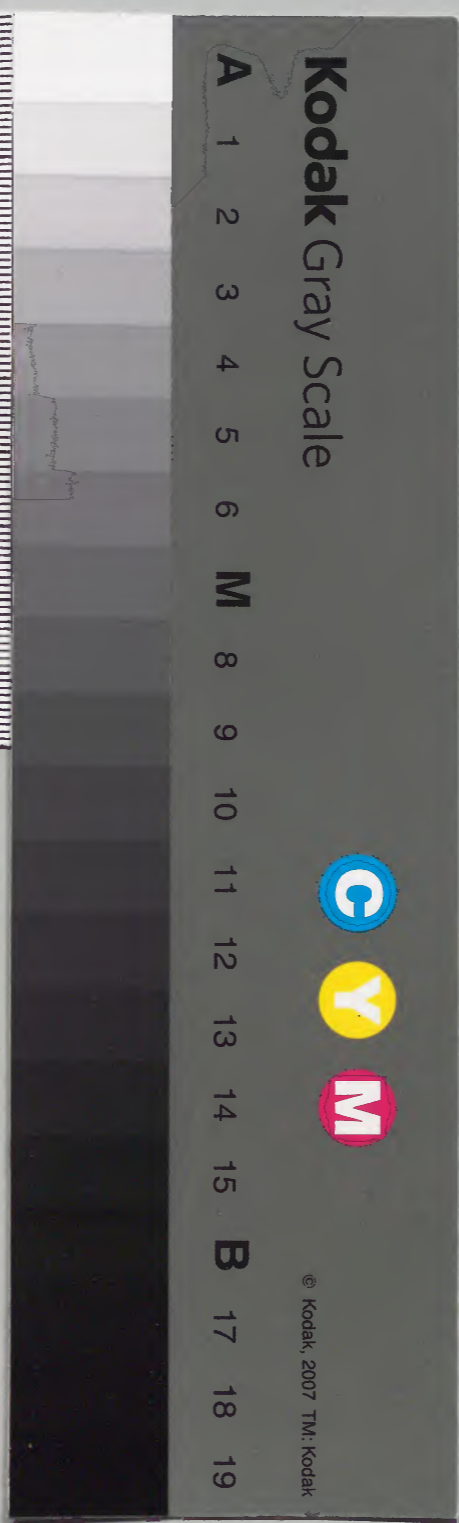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七	一	三	
五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漢
七	一	三	書
五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28)
函號	299	33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五卷

淺草文庫

學十三 溫陵 九我 李大史 校正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
 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
 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
 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
 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
 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

生理大全卷五十五

書中多有前人格言

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天跖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

以後求飾其罪

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

生理大全卷五

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
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
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
全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
覽集 反事之唐鑑武德中洗馬魏徵常勸太子
建成早除秦王世民及建成敗世民為太子召徵
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
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敗容禮之引為
魯事主簿亦召王珪常挺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
夫○記曲禮上篇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注父者子
之天不能復父之仇仰無以視乎皇天矣仇之
義誓不與仇人俱生也○魯仲不死子糾之難而
事桓公按春秋傳魯莊八年齊襄公無道鮑叔牙

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
使魯弒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公以為相
○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
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
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
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
以垂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
不見耳

集覽 李延壽按唐鑑延壽相州人仕為崇文
第學士嘗進述父志作南北史一百八

十篇之上又撰太史政典高宗觀之者羨直筆賜
帛褒之陳壽按晉書壽西漢人少好學師
事同郡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
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又著
者舊傳十餘節行于世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
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
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鄉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
傳曰班氏特怨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
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

班氏
特怨
杜張

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
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
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
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
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
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以酷吏傳何也曰
杜張下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未卿退
 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
 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
 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
 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
 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
 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

集覽張純按漢書絕杜陵人
 放為成帝侍中絕襲土光武時更封武始侯嘗將
 突騎安集荆揚純在朝歷世明晉故事朝廷杜義
 多所正定後為大司空卒謚曰恭○杜周按漢書
 周杜初人為廷尉外寬內深其治大拔張

湯所為厥後逐捕彘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極其苛
 酷上以其剛方無私遷御史大夫○子產立公孫
 洩之義左傳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昭七年鄭
 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即良霄)則皆走不知所往鑿
 刑書之歲二月在煎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
 六年三月二十日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哲殺伯有
 者)明年壬寅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
 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
 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七年二
 月子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伯有之子使有宗廟以
 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
 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
 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然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鬼猶能馮依於人以為
 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
 子敬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葛尔
 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

矣其族又大所馮其矣而
雖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
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
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
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
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
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
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
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

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
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
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

優劣也

集覽

卓文君按漢書文君臨邛富人卓王孫之
女因琴夜奔司馬相如曰蓋臨邛從昆弟

家徒四壁文君不樂謂相如曰蓋臨邛從昆弟
假貸猶足為生相如從之盡賣車馬置酒舍令文
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乃
與文君僕百餘錢百萬仍歸成都建元初相如著
子虛賦獻帝上悅之拜為郎遷文園公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
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

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
 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
 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
 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司馬
 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
 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
 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

集覽

陳桓公按左傳桓公名鮑平舜之後也
 及桓公太子免而
 立他為太子
 其母蒸女故蔡人為之作殺五父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
 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
 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
 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
 也
集覽 新垣平按漢書新垣平趙人文帝時屢以奸
 詐諂帝信而悅之拜太中大夫未幾人告
 平所言皆詐下
 吏治斬于市
 ○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

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

處如此等是也集覽黃屋左纛漢高本紀注纛魯魯曰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為裹是為黃屋纛以繫牛尾為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

壽縣之故曰左壽縣一音道葬長陵按一統志漢高祖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從關東家於此置陵邑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者信

於孔子之言耶集覽許由高士傳由字武仲聞堯致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穎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上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外高岸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者濟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集覽桑弘羊按漢書弘羊

洛陽賈人子以心計不用籌筭言利事折秋毫年十三侍中得幸元符初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丞

管子天下塩鉄作平準之法而天下用饒元封中賜爵左庶長李克按史畧克魏人文侯斯少相問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因亂思良相今所相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見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本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所奉也於是乃相成注成文侯弟

○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前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

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第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義其叙傳云為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

史記卷五十一

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

所得寫入一段耳

覽集

酈食其踞洗按漢書食其陳留高陽人商之弟初以儒者

見高帝帝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說之帝輟洗近坐問計遂使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攻齊
賣已乃烹之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

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

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

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

今改云使然更有二二處一作此之文類甚多重東坡此文

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

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

覽集

許敬宗按唐書敬宗字延

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善屬文太宗聞其名置文章館李士尋除著作郎兼修國史貞觀初駐蹕山破賊命單詔馬前授筆在就帝益愛之由是專得掌筆令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敬宗陰揣其私力贊成之武后德焉遷弘文館大士孟嘉按晉書嘉江夏人宗曾孫少知名太尉使

亮領江州辟為從事亮嘗大會客豫章太守褚裒問嘉安在亮由是益重嘉後為桓溫參軍九日宴龍山風吹帽落嘉不覺溫命孫盛為文嘲之嘉即為答文甚美四坐嘆賞後遷長史

○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砥礪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

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

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
 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
 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
 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
 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
 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
 史記以為潛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
 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
 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

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

集覽 淮陰為連敖典客按

人韓信從項梁度淮救以策于項羽不用亡歸漢
 為連敖典客注連敖典客秦之官名職掌治歲即
 漢之治粟都尉也顏師古按唐書師古琅邪臨沂
 人顏子三十七世孫校定經史注班固西漢書修
 五禮成進子爵終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
 李士回和遷康公通鑑外紀周安王十一年齊田
 和遷其君貨於海上食一城注和田常魯孫為齊
 相故遷之康公名真平公之子安王二十三年卒
 無子齊和
 遂并齊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
 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温公通鑑凡涉智數
 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

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下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盖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温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吕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

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集覽 范曄按南史曄

字蔚宗順陽人秦之子好李善文章錄書曉音律宋元嘉初為宣城太守累迁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陳平說高祖間楚事通鑑楚漢丁酉年夏四月楚圖漢王於荊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紜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十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夫請骸骨歸疽發背死耳亞夫得劇孟事按通鑑孟洛陽人以俠顯名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乘傳至河南而得孟喜曰吳楚幸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矣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

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
 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
 非溫公節也覽集豫讓按通鑑談上黨人初仕晉太
 報仇變姓名為刑人挾匕首欲刺襄子不果又漆
 身為癩吞炭為啞伏於橋下為襄子所獲請殺子
 衣拔劍三躍而擊之乃伏劍而死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
 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文呂文曰
 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
 下面注所改年號覽集石晉冬於篡而以此年係之
 按五代史石敬瑭沙陀人唐

明宗之誓唐清泰二年以為天平節度使拒命發
 兵討之敬瑭遣兵求救於契丹契丹立為皇帝既
 得位以十六州之地以路契丹事之甚謹上表稱
 兒皇帝君臣耻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殺契丹使
 者敬瑭殺重榮契丹問罪不
 已敬瑭以憂殂在位七年

非春秋存陳之意

○或問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
 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
 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
 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
 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
 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

聖人以仁智勇為德

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

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疆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疆毅為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疆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覽集

高陽氏才子八人按通鑑外紀

顯頊高陽氏妻鄒屠氏之女生蒼舒隕豷檮戡大臨虎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是也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通鑑周成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資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

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其不仁夫以其五賢
陵人而以不仁之行其誰能待之若果立也智
宗必滅荆斬智果別
族於太史為輔氏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
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
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
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從
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脩
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
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集覽 秦人上戰功 譙周曰秦用
商鞅計置爵二十等以戰

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
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
賜爵一級故謂之首功之國或曰
上猶尚也鮑彪曰上時所尊上也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
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
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
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
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
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
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
事見其後一

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

知大處

覽集 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得行漢

易太子張良諫不應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廢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代誅以頸血汗地帝曰罷矣吾直戲

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而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甚備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進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願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章惇按宋鑑惇字子厚浦城人始生從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為必貴元封中拜相封申國公名譽赫然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

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見管見

宗六月甲午條下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

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作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苜公

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

宋苜公按宋鑑宋庠字公序雍丘人天聖初舉進士第一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與呂夷簡不合出知揚州皇祐中拜中書平章數言國家當鎮固根本嘉祐中拜相封首國公治平中改鄭國公卒

贈太尉諡元獻為人儉約好學不倦所著有按定國語補育通譜叢志諸書

○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攷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

姚崇論擇十道使患

宋得人唐鑑開元二年復置十道按察使或上一言按察使徒煩優公私請精簡刺史懸令傳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思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精其職力止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止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

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
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
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與三代便別問歐
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
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
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
比于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
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

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武王

子封北十事 史記 武王克商 踐天子之位 乃反 商 政 釋箕子 囚 封比干 墓 注 箕子 比干 皆紂之親戚 也 太宗 誅高德儒 通鑑 隋煬帝十三年 李湘遣其 子世民 擊西河郡 拔之 斬和丞 高德儒 數之 曰 汝 指野鳥 為鴛 以欺人 主吾興義 兵正為誅 侯公耳 先是 大業十一年 有孔雀 自西沔 飛集 堂前 德儒等 奏以為 鴛於 是百 官稱賀 詔以 德儒 拜朝 散大夫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
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
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
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

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諸公論不及此

集覽 白馬之禍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梁王朱全忠復官者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衰王溥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

○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情練說利害如

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 **集覽** 孫之翰按朱鑑

春人日記數千言舉進士累官右正言時事多所建明官至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有文集七

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

○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

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

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

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

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

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

正集 租庸調通鑑隋恭帝皇泰二年二月唐定租

有戶則有調揚炎二稅之法通鑑唐德宗建中元

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歛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

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文宗之未版籍寢壞至德兵

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辨無復常准下戶不勝困弊

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

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

君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率為行商者在所州

縣稅三十之一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

雜錄悉皆按本傳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與公父構
舉進士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炎豪爽尚氣父喪
廬墓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間炎
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唐之德宗時拜相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
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
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太忠說得太好
了覽集張居翰按五代史居翰故唐掖庭令張從卒
之養子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
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
山之北谿獲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
晉王攻梁路州以牽其兵晉取路州以居翰為昭
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性宗滅
梁而驕宦官用事崇韜專政居翰默默而已
莊宗遇弒進明宗紹位居翰求歸里閭尋卒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
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
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
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
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
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瞍殺舜蓋
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二十一

聖取貞
之心
淡然
無欲

毋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
爾不必深辨賢衆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
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
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
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
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
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
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
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

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
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
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
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
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
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
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
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
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

生理大全卷五十五
二十二

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其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集覽

之上有許由冢按一絲志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嶠嶺昔許由隱此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滌耳水濱巢父牽犢上流而飲之即此上有許由墓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書大禹謨

帝初耕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替聰一齊東野語亦允卷不杖則受大杖則走後漢崔烈子鈞烈位為三公論者憚其銅臭烈擊之鈞走烈罵曰子被父撻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烈漸而止后酒豆肉記坊記觴酒豆肉讓而後食人猶犯責太甲賢而伊尹告歸商書咸有一德篇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注伊尹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也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史記成王長能听政周公歸政於王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宣王有志而共和罷通鑑外紀周厲王出奔于彘二相周公昭公以太子靜向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二相奉靜即位是為宣王二相罷政揚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通鑑周大象二年隋公揚堅欲革周命一夜召太史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上之符兆定矣堅妻獨孤氏置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得聖
人為
邦之
法

○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
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
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
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
豈馬遷所能及然予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
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
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
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
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

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未却云形
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
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
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
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
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
學也說在義也說詐功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聖賢以六經垂訓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

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集覽

劉聰按晉載記

子傳涉經史孫吳兵法交結名士皇太弟以為積弩將軍及淵備號封楚王淵死太子和立聰弒之而篡其位永嘉中攻陷兩都俘囚二帝和又承其後太后斬戮諫輔府藏空竭民不聊生在位七年而死石勒據晉載記勒武鄉郡人初為盜後從劉淵為冠軍將軍太興初劉曜封為前王既而與曜有隙曜攻勒為勒所殺盡有秦隴之地咸和中稱帝建國號趙僭位六年而死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

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徒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

生理金卷五十五

又是隨他做如何無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
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
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
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
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
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
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
統一作此時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
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

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姪
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有人立看一
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
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
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
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
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
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
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禮志 五十一 禮志 五十一

二十五

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

能有其土地也

集覽

太宗并了大原通鑑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至大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王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

如周亡之後秦宋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

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

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

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

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

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

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

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

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

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

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

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

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為

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一事按溫公舊

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

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一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殺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

情覽

昭齊陰定陶人初事袁紹歸曹操勸操挾天子令諸侯卒成伯業拜司徒嘗上疏陳末流之弊卒議定侯列穆之按南史穆之清州莒人徙居京口從宋武帝平建鄴諸大處分倉卒立定累加尚書左僕射帝北伐留守建鄴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次斷如流事無壅滯後以作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史宣

○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

生要全卷五十一

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
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
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
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
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
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出公孫
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
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
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
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
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
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
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不制
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
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篡其職軼
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

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

集
覽
不
能

改董狐之書按左傳董狐晉史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弑公盾遂復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七不越境復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漢紀堯通按西漢書西漢高帝堯之後堯以火德漢亦以火德故曰漢紀堯通也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

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

生... 卷之... 五... 一... 二...

華紀添足

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入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掌議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集覽八書漢書注司

馬氏作史記有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

張旭張旭法

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想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集覽張旭

李草書披展鑑一旭蘇州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時一呼一任一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

為神世孫張顛嘗尉尉常親有父老屢求判其狀張怒父老曰見公筆勢奇姦欲家藏之耳遂判與之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幽間錄云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一器而得其神每醉輒草書揮筆大呼以頭搥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創已來便有之

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

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

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法備於右軍按晉書王羲之字右軍琅琊臨沂人寓居會稽司從導之從子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

訥于言及長辨贍善書為古今之冠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

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

理自流出蒼頡作字按一統志頡南樂吳村人生而神聖有四目黃帝時為史官因觀鳥跡蟲文而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至秦滅其籍而文不傳矣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者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

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二王書南史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恨無二王書法答曰臣非恨無二王法亦恨無二王臣法注二王謂王羲之及子王獻之也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

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蔡君謨按宋鑑蔡君謨字君謨仙遊人

天聖中進士累官知諫院正色讜言精於吏事下不能欺所至有聲能文章尤工於書為當時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謚忠惠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

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

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米老理會得按宋鑑米

襄陽號海嶽外史為文奇險特妙於翰墨書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於舉裁遇古鍾鼎器物書畫極力求取熙豐間以恩補校書郎歷洽光尉累官札部員外郎知淮陽軍

○南海諸蕃書煞有奸者字畫適勁如古鐘鼎款

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

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

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

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

何謂書窮入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

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

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

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覽集窮

心法書法苑王逸少書偏工書亦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求字八畫也又曰以求字為例蔡邕得之異入相傳至張旭以投李陽冰也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

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繫虔外別出肩涓頰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

小篆
大篆
古文

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
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
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
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
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
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
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

變古法謂之大篆史記周宣王史籀變科斗以為大篆注古書謂之篆文文盤曲貌李斯又畧變籀

集覽史籀

唐與宋
日與月
煥相煥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
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是固不可
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
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
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
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
為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嚴篆書
繁難省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

法謂之小篆史記秦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以為小篆

生理大全卷五十五
三十五

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

所從來任吏之過也

覽集

秦丞相李斯燔滅聖經史畧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丞

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百姓當家則力農士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李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傳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李陽水按通鑑李陽水唐宗室也善古書法開元間為當塗令李白以其族人往依之乾元初為縉雲令修孔子廟歲旱禱雨於城隍約以五日不雨將焚其祠如期果雨秩蒲退居吏隱山創堂曰忘歸

多題詠篆刻為世所寶其後舒元與叙之云秦李斯作王筋篆更入八姓無出其右唐李陽水窮入篆室獨能隔千手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端吾唐矣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

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

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

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

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

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

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

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綮斯籀之緒上
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
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
多於唐覽集科斗鳥迹尚書序魯恭王好治宮室壞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云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科斗名
蝦蟆子書形似之史記蒼頡黃帝史臣觀鳥跡象
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漚藏爲有文字恐人書之
故鬼哭龍漚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

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
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
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
已補註公孫弘武帝時舉賢良
對策事見史記尚上也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
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
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
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
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

性理大全卷五十五
三十七

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云明道知扶海縣事伊川待行謝顯道

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勤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

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

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

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補此言應舉得之不得皆有命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

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志於此必志

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

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

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

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

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

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無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

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

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

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

犬段好了集狼狽王幼學曰顛倒失措者曰狼狽

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矣蓋狼狽是兩物狼前兩足絕短每行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

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

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

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

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

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

聖人教人只是為已

為已○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

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

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

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

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

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

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

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

性理大全卷五十五

家身已些子專○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
 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
 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
 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上理會做時文互若一舉便
 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
 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
 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丟理會
 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上做
 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

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
 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
 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士人
 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
 如今疑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
 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
 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
 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
 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性理大全卷五十五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謂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

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

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友可○
問許叔重大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
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
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
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
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
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
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

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
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
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
真實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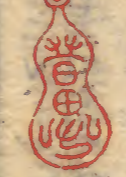
方是
真舉
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
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
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

性理大全卷五十五

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五卷終



慶應乙丑

